



寒水齋先生集 二

書 收 議 書 啓 疏

共十卷

~ 16  
2420  
2



2420  
15-2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丹陽書院請額疏 代院儒作○壬戌七月

伏以臣等竊惟書院之作雖昉於中古實倣三代庠  
塾之制而如儒先大賢足迹至乎是邦風聲及於後  
人者必俎豆而宗慕之蓋亦取鄉先生祭於社之義  
也其於崇德作人之方所補不淺故自昔知道之士  
願治之主莫不於是焉惓惓皆所以廣教思敦化源  
也臣等所居之邑舊無文獻至于麗末有若祭酒禹  
倬者實郡人也其忠義大節既足以動天地撼山嶽

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又有大過人者至於易傳東  
來莫有解者倬閉門參究傳授其徒義理之學始行  
人到于今稱之茲其爲一代之名儒而後學之師範  
也無疑矣逮我嘉靖戊申之歲先正臣文純公李  
滉來莅是邑數年而後歸遺芬餘澤至今淪浹於邦  
人而若其盛德大業標準斯文高風懿烈震耀今古  
身任繼開之大責蔚爲東方之宗師文廟享之列  
聖褒之則之功之德舉世誦之何暇臣等一二談也  
嗚呼茲二儒者雖生世之有遠近所造之有淺深要  
之俱可謂百世之師而至今聞其風者雖在千里之

外莫不膝屈心醉有高山景行之思此非有爵賞之  
勸刑辟之威而然也蓋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况  
臣等幸出仁賢之鄉獲沾君子之化慨然永懷流風  
未沫而山林水石之間尚有杖屨之遺迹則其所以  
思其人慕其德而激仰而興起焉者爲如何哉臣等  
謹與鄉之父老諸生相聚而謀已於壬寅年間就邑  
居之北大江之陽勅立院宇又建數楹之祠於其後  
以禹倬李滉并享東西朔望而展掃春秋而舍菜此  
其於小子後生沒世瞻仰之誠庶可以慰其萬一而  
然竊思之事不由朝廷名不載祀典則非但聖

世崇獎作成之意鬱而不彰抑恐事面不重禮秩不尊非所以經久不替之圖故思欲一叫宸嚴仰請恩額之頒者日月久矣顧以草莽之賤僻在荒峽仰瞻天闈九重遙遠僭越是懼泯默度日徬徨抑鬱以至于今此則臣等之罪也幸今世運回泰王化更始諸凡獎賞之典長弟舉行而至係儒道之重益加尊尚太學黜陟之舉一洗千古之陋二賢從祀之典大定百年之論四方歡蹈多士吐氣此誠千載一遇之會也若於此時而不陳區區之懇則是臣等之懷終無可伸之日故臣等茲敢相率而伏於闕

下齊聲仰籲于 黜纊之下伏乞 聖明俯察臣等瀝血之言實出慕德之誠 特命有司亟降額號則非但臣等得以盡尊賢之義而伸夙昔之願其於聖上表章崇報之方益有光焉而四方之士亦必有觀感而作興者矣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地謹昧死以聞

辭持平疏 丙寅四月

伏以臣伏承今月初四日右承旨洪萬鍾成貼諭旨以臣爲司憲府持平斯速乘駟上來者臣聞命驚惶若隕淵谷仍以媿汗霑衣罔知攸措臣若欲依

例呈狀于縣道以祈鑄免則竊聞 朝家近有禁令  
不許微官冒呈辭狀若欲猥將危悃仰請 收還則  
又不敢以賤陋姓名遠徹 宸嚴徬徨屢日冰炭交  
懷臣之情勢可謂感矣惟是所叨職名萬不近似有  
不敢一刻冒帶者故不得不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  
前伏乞 聖慈少垂察焉臣以至庸極陋之質生長  
世祿之家少習雕蟲之技出入場屋之間鹵莽蹭蹬  
卒無所成中嬰疾病廢藝田廬真一不才之老學究  
而人所鄙夷者也初無一毫有異於人者而千萬夢  
寐之外遭此例外 恩命臣之無似姑置不論而其

所以駭惑聽聞貶辱 朝廷者為如何哉臣兢惶之  
餘竊自思惟銓選之官猥以臣備擬者若以臣屢忝  
職名一未供仕此或異於求進之恆品而不求其實  
則臣請有以冒死略陳焉臣之家世自 國朝以來  
濫蒙 天恩屢有大官而其餘蔭仕代不乏絕至於  
臣父臣格則駁登從班歷事 兩朝臣之本分只當  
以蔭襲為榮者誠如古賢之訓矣然而臣不能如此  
者非有他也實以癘病在身氣血摧殘雖如寢即間  
秩亦不得自力則臣之於仕宦非不為也誠不能也  
今苟以此致誤銓官之注擬則臣之欺誣明時不亦

過甚矣乎伏乞 聖明俯賜鑑燭亟許鑄削無使駭  
人之舉措久聞於中外不勝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辭掌令疏 甲戌六月

伏以草萊賤臣盜竊虛名濫蒙 誤恩非止一再而  
一未有以仰承 明命者無他焉只為分不敢當而  
病不可堪也自數年以來則臣以罪人門徒尤不敢  
自齒於恆人含痛竅山苟保性命矣何幸天日重明  
聖心快悟臣師臣宋時烈之至寃極痛首蒙昭雪  
繼以不世 恩數次第宣降臣自幸殘喘無死獲見

今日感戴 天恩泣涕而已又於千萬夢寐之外伏  
承 聖旨以臣為司憲府掌令使之斯速上來臣驚  
惶之餘竊自思惟微臣之所以欲暴而未暴者今無  
有餘憾矣 聖朝之所以剪拂而收攬者又出於尋  
常矣臣雖粉身糜骨不足以報其萬一矣雖然人臣  
事君義亦非一今若徒懷 恩私不計顛沛唯以奔  
趨應 命為報效之地則是臣從前所以冒死力辭  
者適足為沽名市寵之歸茲不敢輒變初守更暴危  
懇唯 聖明察之臣本愚陋無所肖似唯是祖先以  
來世蒙 國恩以蔭從仕是臣本分而不幸中年痼

疾纏身歸蟄田廬決意自廢臣之不仕非不為也亦非素心也而有司之臣不甚考詳輾轉謬誤以至於此臣常仰慚俯懼無地自容方今 聖化維新百度更始正宜辨別賢愚考覈名實使庶事當理羣品得所然後庶可以鎮服人心迺續景命矣如臣至愚無實之輩只合刊去朝籍永作閒氓俾得安伏田里任分棲咏涵泳於大化之中足矣乃反擢置掌憲 異渥愈隆不料朝廷舉措之失當一至於此也臣年迫六十疾病轉深當其盛壯之時尚不敢為祿仕之計及今衰暮之境醜狀益著而乃欲仰恃 寵靈抗顏

於非分之榮則其忘廉沒恥貽笑四方不幾於無益之慕西子乎不然則臣雖冥頑猶不至如木石之全昧知識當此 國有大慶八域均忭之日尤何敢偃蹇私僂以自納於逋慢之誅哉誠以違 命之罪小竊位之恥大故不得不瀝血號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亟賜鑄改以重名器以安私分不勝大願

辭司業 召命疏 十二月

伏以衰朽賤臣分甘丘壑乃於去夏之日猥蒙收擢之恩自以癯廢無狀不敢仰承 隆旨迹涉偃蹇

寤寐惶怖不意茲者 恩召又降以臣爲成均館司  
業使之乘駟上來出入 兩筵臣聞 命驚越汗發  
霑衣益不知置身之所臣欲更陳危懇則瀆擾是懼  
欲泯伏竢罪則逋慢采甚欲冒昧趨承則羞媿而不  
敢臣於是徬徨屢日冰炭交戰寧欲鑽地以入而不  
可得也雖然疾痛呼父母乃人之情今臣崩迫之私  
不但止於疾痛而已則安得不仰首疾呼於 慈覆  
之天乎惟 聖明矜察焉臣聞在昔先王之用人也  
必量才而授任惟器是稱其或不知而誤用之則爲  
士者必自量其才之不堪辭而乞退則聽之夫朝廷

之不枉才如此士之得行其志又如此故上無虛授  
下無虛受賢能在位以濟其治其不才者亦得以屏  
處田野安分食力以守禮義廉恥於下此隆古之時  
所以賢愚得所禮讓興行而治道成也苟或不然用  
人者不量才器謬舉而強責焉雖其人自知其不能  
而辭之非唯不聽又從而強委重焉於是乎嚴畏分  
義不敢終辭僴勉而出焉則人微責大鮮不顛踣夫  
如是則士之變節而取敗者固可罪也使士而至此  
者非朝廷枉才之致乎非朝廷不聽其辭而強責之  
故乎此叔季之世賢愚倒置廉恥都喪而政理紊也



當今 聖化維新百度俱貞擇才任官尤所當慎豈可不察其賢愚不量其當否徒以虛名誤加 恩命在下者亦何敢不度其才德不恤其是非冒進而妄受之乎臣之至愚極陋百不猶人臣實自知無文無學鹵莽空疎臣實自知老醜癩病不堪從宦臣實自知置之庶僚猶患不稱况師儒之職何等位望乎且君德成就責在 經筵茲者 聖學緝熙日躋高明元良秀嶷養正斯急當此之時論思導迪之任至重且緊豈宜人人所可輕授况我朝故事非醇儒碩士及文學發身者不敢濫膺斯選如臣之不才老蔭

官有何經術文藝可以仰塞 聖旨而乃敢廁 顧問之列哉橫經 廈氈之上翱翔 殿陛之間萬萬不似瞻聆駭然羣譏衆嘲已不可言而其內顧慚恧當復何如哉臣之從前力辭抵死而不敢進者乃物情事勢之必然非輕爵祿安貧賤自處退讓不求人知者之事也 天日之明未燭幽鄙瀝血之懇反賭優渥求免之章只歸飾讓輾轉謬誤止泊無日臣勢窮理迫若隕淵谷自欺欺人上欺君父此何等小人之事而臣忽自蹈臣之情事其亦感矣微臣去就雖若無關用人得失實係治道之汗隆 殿下何不

念及於此乎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  
以一箇布衣叨蒙 殊異之遇息偃在家一向違拒  
天恩如海若不動心臣之罪戾萬死猶輕臣自聞  
命以來日夜焦憂食不知味寢不成寐未嘗斯須  
少安寧欲自載至京待罪 闕下而痼疾纏身氣力  
漸盡添得胃症屢月危篤平時虛損常不自持一有  
勞動喘喘欲盡伏火上升則如入煙霧之中眩暈猝  
發則若在風濤之上如是而強策登道則其生行死  
歸也必矣貽笑四方及有甚焉故不得不仍舊縮伏  
待 命田廬瞻望雲天但有涕淚而已伏乞 聖明

洞察微情俯諒至懇 亟命刊去朝籍收還 召命  
以安愚賤之分仍治臣違 命之罪以肅朝綱不勝  
幸甚

別 諭後辭進善疏 丙子六月

伏以臣忝叨春坊歲已一周而疾病涯分實有所萬  
萬不敢當者蓋嘗屢上章辭之而 聖慈不諒終靳  
允許在臣私分所當不住控乞以幾得請而不但猥  
越爲懼縣道屢呈既有其禁及至今春則又以直呈  
政院之禁嚴作令式臣於是情勢益感計無所出自  
是以後不得不一向泯默縮伏度日矣至于前月

國有大禮凡百在位莫不奔走就班以賀億萬年無疆之休况臣所帶異於他職其在分義尤當不後於人而惟是沉痼之疾末由自力則亦宜以一疏替伸犬馬之忱而朝令既嚴無路自達徊徨踈踏寢食不甘瞻望宸極只埃鈇鉞之誅不意聖上不賜譴責又降特旨提命之勤有如家人父子臣以螻蟻之賤一無可取而罪蒙寬假恩輒優異至於此極自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蓋或寡矣臣誠感激惶悚莫知所以圖報也且臣伏讀聖旨其所垂諭有非如臣愚劣所敢承聞者末乃以教諭成就爲

教則尤出於萬萬意慮之外是何聖明之不知臣至此而有此不近之教也臣一倍驚惑媿汗霑衣直欲鑽地深八而不可得也臣竊伏聞王世子聰明穎粹資稟生知不待教諭睿學日進今欲妙選宮僚列置左右以資薰陶之益則正宜求得一世之有德業學術者以卑其責而今乃不然反以如臣鹵莽癡醜之人苟然充任責以輔導烏在乎聖上重其事之意也古之時輔翼太子之法莫備於成周當時人才不爲不多而教養之任唯周召太公當之此則尚矣至若有宋南渡之後則王十朋陳良翰之流

號為天下之極選且以國朝近事言之處是任者亦皆名臣碩德而文正公臣宋時烈文正公臣宋浚吉最久於此前後帝王之知人善任嚴重國體於此可見矣當今朝紳之中其有學術聞望者蓋不啻一二臣不敢知與古人何如而若持比於臣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乃者聖上之所以禮而羅之也不先於彼而特在於無用之一病臣不量長短不究虛實一召再召敦勉不已不料朝廷舉錯之紕繆一至於此也臣於此決知其不能勝任如蚊蚋之於山商蛆之於河也而猶欲僥倖誤恩冒沒趨承則中外

譏笑固不暇論而一身廉隅已自壞了若此者雖在微官庶品尚足為清朝之羞恥况此輔導春宮何等職責而必欲不計是非強以委之耶且臣衰癯之疾至今歲而彌深形殼雖存精爽則已無餘矣加以積雨之餘蒸熱外鑠胃症復劇嘔泄兼作飲啖專廢茶然貼席昏不省事奄奄者數矣設使臣賴天之靈復尋生路計非時月之所可期似此危苦之狀實無趨承之望不似職名雖不敢冒膺一造京輦少伸微誠則實是賤分之所宜而此亦未能豈非命也伏乞聖慈特垂矜察將臣所帶職名早賜處分

仍收 召命永刊朝籍使臣得以安意田間畢此餘  
生不勝萬幸

別 諭後乞免疏

戊寅九月

伏以臣盜竊虛名上欺 君父前後十餘年間 誤  
恩荐疊纒遞旋除職名長存陳章乞免 天聽愈邈  
而見今令式復禁辭疏之煩瀆故臣惶懼益甚一味  
泯伏以竢誅罰之加矣不意茲者別 諭又降辭旨  
惻怛禮意勤厚其所 教詔無非賤臣之所不敢聞  
者臣奉讀未半五情震駭不覺媿汗之霑衣而至於  
世祿休戚之責不勝感涕之汪汪也臣從前披瀝情

實畢露而

殿下不少諒察乃有此萬萬不敢當之

命臣誠駭惑莫知

聖意之所在也噫臣以仕宦

子弟生長京洛自在襁褓已受

國恩則本非山林

高蹈者流少業雕蟲希望科第平生願欲只在祿仕

則亦非輕富貴安貧賤之人其在賤分何敢偃蹇高

尚以自絕於榮塗也哉且念得君行道千古所難而

今以螻蟻之微賤幸蒙不世之殊遇使臣如有一分

可展之才學則豈不願立於 清朝少效塵露之報

哉只以臣學本魯莽才亦空疎犬馬之齒已迫遲暮

膏肓之疾轉至沉痾雖使臣見在 輦轂之下猶且

乞身求退期免鍾漏之譏况以如許瘡陋之身徒懷  
榮感不自量度而冒當非分之 洪私則其貽辱名  
器玷累 聖治也為如何哉况此世道衰薄以來假  
真售偽之徒以退媒進安坐而致臚仕者滔滔皆是  
臣以不肖無狀猥辱 隆恩不動四體颺歷華顯內  
自循省已堪羞死今若出而承 命若固有之揚揚  
於肅穆之班行而無所媿恥則此無異於龍斷之罔  
市墻人之顧他四方嗤笑姑且不論一身廉隅已自  
壞盡將何顏面立於當世亦將何物以事 殿下哉  
矧今時事乖張艱虞溢目固當旁求俊乂整理綱維

以庶幾上答天心下順民望而如臣庸駑猥被 旌  
招竊恐世之富有其具待價而出者見 殿下取舍  
之乖宐皆思望望然遠去然則微臣今日之被召未  
必不為賢路之妨臣罪於此益無所逃安得不自訟  
而自列也且臣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進退關風  
俗之盛衰在臣今日之義則守分量能沒身窮廬或  
有補於廉恥之風而亦可為仰報 聖恩之萬一此  
尤臣之所以決不敢承 命雖由此誅死萬萬無辭  
也今又沉病之中添以寒疾貼席危苦殆八鬼門若  
一朝溘然不及為一言仰辭 天陛則其罪尤重故

茲敢力疾哀籲伏乞 天地父母特憐將死之言俯  
察悶迫之情收還 召命鑄削職名俾得安意就盡  
不勝大願

辭戶曹參議疏 已卯四月

伏以臣情勢危感病勢沉篤前後乞免閱歲經春非  
但辭竭意窮亦不勝煩瀆之懼頃因縣道復呈病狀  
矣伏承道臣傳諭 聖教以須勿固讓為答是若以  
臣為可以起發而故托於疾病以便身圖者然臣誠  
惶恐慚慙罔知攸措臣雖無狀亦有一端秉彝豈敢  
虛飾上欺 天聽哉蓋盜名媒進是臣平生之恥從

前不敢趨 命實在於斯故狗馬之疾有不暇詳矣  
今則情勢之云還為第二件事矣舊患漸痼新症添  
劇左臂不收日夜痛楚出入戶庭亦甚艱難眠食都  
廢真元日脫長委枕席若不可支以此筋力其何能  
強策登道致身 輦下哉且臣切有所區區不安之  
勢 君父之前安敢有隱臣聞今之師尊祭酒尹拯  
者輒醜辱先正臣宋時烈肆然無忌自以為為師明  
義理此實千古斯文之大變也兩家是非自有不可  
揜者百世之後恩怨都忘則心公見明者必有定論  
今日之紛爭固為無益且此係 朝廷處分則有非

在野微賤之臣所可與論而第伏念昔宋臣和靖尹氏被召至九江聞陳公輔之攻毀程子舜曰學程氏者臣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請就斥今臣亦嘗出入於時烈之門積有年所雖資質駑下未有分寸所學而其義分之淡則不減尹氏之於程門矣臣於此時理合就斥豈敢晏然自如以承 聖朝之寵命哉伏乞 聖明俯諒危懇亟收 召命仍削臣職俾臣得以安意畢命千萬幸甚無任惶悚震越之至疏成後臣聞洪州人柳長台疏中誣及臣父師甚慘原疏雖未 上徹既呈喉司傳播中外其言絕

恃令人不覺刺心剝骨也不幸十數年來世變罔極無所不有甚至交構之言潛扇於師生之間白地捏造謂臣師宋時烈嘗詆毀臣父臣亦致怨於臣師其實則萬萬無毫髮近似之端臣師在時每與臣說及此事未嘗不痛人心之陰邪怕世道之危險又嘗抵書於臣布其所聞悉數衡言之來歷人若見此可卽釋然矣今者長台又忽以此說至及於章疏中幻弄閃爍極有機關今臣雖欲辨明其事狀而實未知端倪之所在臣之痛心當復如何此雖若臣弟尚游妄有所觸之致實緣臣猥竊



虛名久誤 異恩以致基媚溢世辱及父師如此  
此無非臣之罪也倘蒙 聖上矜察令臣守分畎  
畝以贖其愆實 天地生成之大惠也臣猥瀆至  
此又不勝惶怖萬萬

辭吏曹參議疏 壬午四月

伏以臣於前冬承 批之後泯默跼伏以過三春遂  
使講職泮職久辱於樵牧之社臣雖頑如木石豈不  
知臣罪之至大而誠以微誠未徹 異渥徒隆一向  
猥瀆其罪益重故姑停疏狀以俟刑章此出於萬萬  
不得已之計惶懼之極覓死無路茲於夢寐之外伏

承 新命以臣為吏曹參議仍帶前兩任此尤殊異  
之典也不識 聖明奚取於蟣蝨之賤而屈法注眷  
一至此極也昔齊公獎螳螂燕王買死馬無乃 聖  
意或出於斯耶雖然臣無搏輪之勇亦非千里之骨  
竊恐勇士之遠遁而駿駒之卻走也夫小宰之職實  
掌一代之銓衡贊善祭酒亦是儒臣之極望今乃授  
之於滅裂空疎之臣在 聖上為卑之非人在賤臣  
為負乘致寇今茲舉措不亦寒心乎自古隱居巖穴  
之士人主聞其名而欲試其抱負者固有之矣如臣  
者本洛下之老學究其百無一善之狀諸大夫國人

無不知之倘一下問其實畢露何故輕毀名器以傷  
則哲之明也國之所患莫大於眩浮譽而誤用人  
士之所羞亦莫甚於騁虛名而賭實利則臣雖欲貪  
戀恩寵冒昧承命其如法義之嚴何其如清  
朝之羞何其如四方後世之譏且笑何富貴光榮乃  
人之至願臣獨何心必欲枯死窮山哉誠以一喪廉  
恥無面目立於世更將何物以事殿下乎臣之前  
後力辭者蓋非得已而不已也且臣望七之年衰朽  
已極痼疾纏身危喘僅延卽今寒疾方劇泄症兼發  
貼席奄奄朝夕難支以此氣力實無起動之望伏乞

聖慈特賜矜憐將臣職名一并鐫削俾臣得以安  
意就盡實終始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

遣史官別

諭後待罪疏

七月

伏以臣於日昨史官之回疾病瀆死精神昏塞只以  
草草數語僅僅仰對卽空更以文字悉暴惶恐待罪  
之意而亦無自力構疏之勢荏苒屢日今始披瀝臣  
罪益重矣嗚呼君臣大倫實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泯  
之彝常也臣雖至愚亦嘗講聞於父兄師友之間豈  
不知其重且大哉况臣早喪父母所仰戴者只是吾

君區區犬馬之誠曷嘗一日忘 殿下哉且立身揚名爲士者之大願而自古及今命與時乖不遇而死者何限也今臣遭逢 聖明偏荷 恩私亦獨何心自甘於枯死窮山哉只以臣之情勢實有所萬萬不得已者存焉終不免得罪分義虛負初心臣之身命可謂不幸之甚矣蓋臣早學雕蟲應舉求進則本非果於忘世者也中嬰奇疾遂成廢摯則亦非養德山林者也其實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而虛名浪播以誣一世至於上欺 天聽而以誤今日之 恩禮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論臣所竊其罪如何是故居則

忽忽無生意寢則夢愕而神跳對人則面先發紅杜門空山猶且如此其何敢抗顏於朝著之間乎前後不敢應 命者非有他腸誠出於萬萬不得已也况今 聖旨以臣之不進由於不承權輿如此則臣之從前所謂守分者適足爲索價要 君之歸此其罪萬戮猶輕縱使臣出而應命 殿下亦安用如此無狀小人哉凡人有一飯之德不忘人情也臣則受君父罔極之恩生爲背德之臣死作負罪之鬼此豈臣之所欲哉誠以假真售偽之嫌所惡有甚焉故不顧他義自分永廢此實肝膈之言如有一毫虛飾天

必厭之矣雖然臣之自頂至踵無非罪也其在振勵之道何可置而不問哉伏乞 亟命有司勘臣罪名以警臣工不勝幸甚

辨尤菴先生被誣疏 癸未六月

伏以臣之所帶講職泮職萬不近似 除拜之後屢度乞免竭誠控瀝而非唯 天聽漠然乃反 誤恩輒加祗益為狼狽之歸故臣不敢一向猥瀆只自泯默竢罪而歲月已多 譴罰不加草萊之中虛辱華銜在朝廷事體駭異在臣身廉義都喪人之見臣者莫不愍然而憂况臣私心何敢一日安寢哉非臣自

訴變通無期敢冒萬死更陳危悃伏乞 聖慈亟許鑄免以優公私不勝幸甚且臣竊有所區區私痛者焉臣得見近日所謂李廈成疏者其所以誣辱臣師文正公臣宋時烈極其狼藉是亦世道之一變也伏聞其疏 聖上已令還給臣有以見 聖上深惡痛絕之意不勝感祝然其文既已播傳不能無今與後之疑惑則臣於是安得無一言以辨其誣罔之狀哉廈成之疏以為其祖進提銓衡以引拔巖穴為務而時烈以前參奉方有學行名故首加尉薦夫李景奭之為吏判在癸未之歲而臣師於乙亥之冬已拜大

君師傅已卯秋又拜龍潭縣令則其所謂前參奉云云是其誣罔之一也。廋成之疏以爲寧陵嗣服其祖進位元輔則又舉時烈等一時名士俾贊新化時烈亦因以爲宗每入都下輒以布衣草屨造詣門屏臣師亂後還鄉足迹未嘗近都下己丑大喪之日始與文敬公臣金集文正公臣宋浚吉承召入臨請對而無引見之命故卽爲畱疏南歸何暇往見景奭設或一番往見其時已帶臺職必不著寒士之服其所謂每入都下其所謂布衣草屨全是白地做出是亦誣罔之一也。蓋臣師是文元公金長生之高弟

也。自早歲名聞當世當世諸賢無不推引而及至孝廟嗣服之後則追念甘盤之舊遂成魚水之契此舉國之所知也。今廋成之言若以爲臣師之登進專藉其祖之薦剋故臣師感其私惠尊慕有別者然誠可笑也。廋成疏又以爲己亥論禮時其祖主時王之制時烈主四種之說意見始歧夫四種說云者只爲辨破鑄穆之說而發也。臣師當初獻議曰古今禮律既有異同帝王之制尤難輕議而諸大臣旣以時王之制爲議臣不敢更容他說及其庚子獻議曰當初固知有此儀禮疏說而於其疏說有未能十分無疑

者故以為輕用可疑之說斷定莫重變禮無寧近  
從大明之制猶為寡過也景奭及臣師所主俱是時  
王之制則何以謂之所見始歧也此不過曩時兇黨  
以四種之說為臣師之罪案故廈成必以為臣師本  
主四種之說有此云云此又其誣罔之一也至於求  
婚云云虛實有無臣固未知而蓋其滿紙臚列無非  
手分世界中現化出來安知此事亦非誣罔之一也  
設有是事凡人家議婚言下即諾者十不一二若如  
廈成之言世間交好得全者幾人乎以此恚怒之云  
其可成說乎若夫三田碑文事實非難見之事理事

勢之緩急本心之樂否姑置不論既作此文之後則  
其不厭於公議雖三尺童子亦可易知而今廈成之  
蔽於私情曲成義理以其祖之所為為權宜的當之  
道而反以非斥者為不善豈不悖謬乎蓋春秋大一  
統天經地緯萬世不可泯之通誼也苟違於此則中  
國淪於夷狄人類入於禽獸可不懼哉不幸丙丁之  
變國勢萎弱至有城下之盟此誠千古之羞也然而  
孝宗大王痛 聖考之危辱憤冠履之倒置日夜  
腐心思雪至恥雖天不祐漢大業未就若其明天理  
正人心之功可謂竢萬世而不惑 宗社之至今支

賴實由於斯矣臣師以同德之臣嘗受世道之託每欲扶樹斯義不使一世人心全然陷溺以無負先王之至意嘗曰苟使此道由我而少伸雖滅死萬萬無悔也夫其平日之所存如此故見人之背於斯義者則必因事深斥不少饒借此豈有私喜怒於其間哉履成又以爲一人之身前則尊慕敬服後則侵侮詆辱又謂朱子之與人交也前後相戾亦有是耶夫景奭之於臣師年位俱尊則書辭之恭謹自是交際間例事以此謂之尊慕敬服不亦苟且乎至於論其過失則其不可以先進之故有所顧藉此亦出於是

非之公心是豈故有意於侵侮詆辱耶昔呂希哲宋之賢卿也朱夫子亟稱其家法之正至編於小學書淵源錄而及其論學則以乖僻悖理斥之至於蘇軾則書其所畫竹石之帖曰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其所推許可謂不淺而其與汪應辰書則極論其學術之悖亂以爲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以常情觀之則此亦似乎前後之相戾而殊不知大賢之抑揚與奪自有權度臣師之於景奭其所處之義亦豈異乎是哉大抵履成之爲其祖伸辨者不啻屢數

千言而一篇精神都在於三田事一款蓋其祖之所  
爲既不厭於一世之公議而臣師之所論斥嚴截正  
當不可抗爭故發此恩怨之說巧爲糝撰而至引已  
死之人證成無稽之言驅臣師於不韙之科納其祖  
於無過之地以爲疑亂 聖聽厚誣一世之計其心  
所在灼然可見不料人心之危惡至於此極也且臣  
聞廈成構誣之言皆原於朴世堂所撰誌文云噫若  
世堂者實朱子之罪人也朱子孔子後一人而猶不  
知尊信狎侮如彼則其誣辱臣師無足怪也然 聖  
上旣因館學多士之伸辨其所以處分世堂者極其

明白痛快雖軫其老病還寢遊齋之命而足使四方  
之人欽仰我 聖上衛道尊賢之盛意臣於此固不  
必與之相辨而若廈成之疏則其構捏疑似視世堂  
益甚若不陳暴先師受誣之狀以破廈成等姦情則  
日後醜正之徒將必接足而起以滋其眩惑之計故  
茲不得不據實條辨伏乞 聖明俯垂省察明示好  
惡使斯文世道終幸焉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臣曾見朱子疏劄中有煩於聽聞者輒用貼黃以  
防宣泄今臣亦猥效其例并乞 俯賜諒察

辭大司憲疏 庚寅七月



伏以臣於病劇垂死之中忽伏承憲長新 命召旨  
遠臨促臣上來臣惶悸震越無地自容臣之萬萬難  
冒之勢前後章疏畢陳肝膈不唯 日月之明已盡  
照燭同朝之人亦莫不詳知而選部臨闕循例備擬  
聖慈不諒恩點隨下使莫重風憲之任將又久曠  
此何舉措臣實未曉蓋臣自今年以來癘廢摧殘更  
無餘地戶庭之間亦不能隨意行步而月前毒瘡之  
餘繼中酷暑暴泄無算真元枯竭慄慄牀席隔死如  
紙無論情勢之如何以此筋力寧有承 命之望且  
臣聞擊錚人朴弼基供辭誣辱臣師文正公臣宋時

烈極其悖慢臣不勝駭痛焉其所引朱子寒泉時廢  
上食云云臣師曾有辨明之言臣亦親聞不啻明的  
而前大司憲臣鄭浩之疏詳辨無餘浩之言卽臣之  
言也臣不必墨牀而第伏念臣師之道德學問實  
四朝之所賓禮一代之所宗師則渠以么麼童孺之  
見安敢肆意凌轢一至於此哉誠亦世道之一大變  
也蓋家禮葬後罷朝夕奠而無并罷上食之文則撤  
几筵之前仍設上食十分無疑家禮之書成於朱子  
母喪葬後則必不以身所不行者著於垂後之書故  
臣師之言如此以此謂誣朱子豈不悖謬哉文元公

臣金長生答門人之問備載朱子商量漢儒註說之言而終以罷上食只行殷奠誠難為準為結語又以朱子不害其厚且當從之之教為定論載之於喪禮備要以為上食終三年之斷案其不從漢儒之說此亦可見今以臣師謂背於文元公其果成說乎蓋弼基自其祖世堂以立異朱子為能事以侮辱臣師為長技漸染傳習無所忌憚而朝廷斥之不嚴世人視之恬然臣恐若此不已則斯文他日之憂靡有涯極也昔宋臣和靖尹氏聞人之攻毀程子請辭 召命微臣今日之義何以異此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諒

察亟命鑄臣職名以幸公私且臣伏見道臣行關遵奉 聖旨賜臣衣資食物臣竊惟 聖上軫念飢寒有此惠養感激 鴻私天地莫量第此 賜物實係年老宰臣之 恩例則臣以草萊賤品何敢比數於橫金之列而晏然承當以招過溢之災乎伏望收還成命俾安微分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承受 宣醞後陳謝兼待罪疏 癸巳正月

伏以臣於日昨敢以乞免之章附上縣道猥瀆極矣方此惶恐竢罪千萬夢寐之外 禁掖僮人遠臨樵牧之社 宣賜法酒副以 御廚珍羞此誠 聖王

優待賢德曠絕千古之恩數而今乃施之於至愚  
極陋之賤臣此何等舉措也臣驚惶震越不覺汗發  
霑衣也噫凡人於鄉里長老偶蒙一呷之饋猶不勝  
榮感况臣得此於君父何等鴻渥而至再至三前  
後繾綣臣雖粉骨糜身何以報罔極之恩哉顧此  
望八之年效答無地則唯當趨詣天門百拜九頓  
仰獻嵩華之祝少伸犬馬之忱而牀席危喘朝暮待  
盡難欲強起登程其勢末由瞻望雲天只有涕淚  
而已茲敢冒死封章仰請誅罰伏乞亟命有司治  
臣辜恩負德之罪仍竊伏念昔齊君賜餓者以食  
餓者曰願賜一國之餓者目今諸路饑荒流丐盈路  
臣雖受此誠不忍獨食倘蒙遍加矜恤使赤子得免  
填壑之患則臣雖木食澗飲與有榮光伏願聖上  
垂省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因家弟副提學臣尚游錄示 筵中所承 下  
教辭 恩諭特召之命疏 三月

伏以 國有大慶臣民醵抃而老病濱死之臣獨阻  
呼嵩之班瞻望雲天至恨填膺日者伏承病狀回諭  
不賜 允許敦召愈懇臣情窮勢迫罔知攸措千萬  
夢寐之外臣弟副提學臣尚游以本月十四日 筵

中所承 下教錄示其以賤臣之故 召使造膝諄  
諄詔諭者不啻若家人父子之親臣驚惶踖踖感淚  
交迸竊念臣資性鹵莽學術空疎病軆田廬老而無  
聞儒之一字本不著題近者湖儒不知何狀而乃以  
千不近萬不似之言目臣以真儒以澆 天聽臣聞  
來驚怪羞媿欲死如此浮浪之言 聖上空加斥退  
而反賜優獎已駭瞻聆乃於今者又以前古所無之  
異數施之於糞土之賤噫 殿下之不知臣一至  
此哉臣之從前所蒙被者固非曠絕之 恩禮而終  
不敢進一步者蓋懼其犯欺罔之罪而欲全其廉義

也臣之難進之端本來如此今若變其所守自處以  
儒賢而揚揚於 殿陛之間則不亦可笑之甚乎嗚  
呼犬馬戀主物性猶然臣雖無狀亦有秉彝雖微  
聖教豈無一瞻清光之願而區區情勢之外老病益  
甚粵自前秋以至於今無一日不病之時無一體不  
病之處呻吟痛楚寢食俱廢奄奄牀席如日下山精  
神筋力日銷月亾庭除不遠之地亦難運動雖欲感  
激 恩寵強起趨 命萬無自力之望有臣如此生  
不如死伏乞 聖慈特賜矜諒亟收 召命遞臣職  
名俾得安意就盡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因家禮源流事請與副提學鄭澔同被罪罰兼

陳源流本末疏 乙未十一月

伏以臣病篤垂盡未赴 恩召罪合萬死方此席藁  
以竢伏聞以家禮源流跋文事 聖教極嚴特罷副  
提學鄭澔之職其書所謂後序卽臣所撰也罪之所  
同不宐倖逭而側聽多日譴罰不加臣誠惶隕悶感  
不得不冒死自列焉第念此事自有委折茲敢略陳  
梗槩以備 裁省而事涉煩猥尤增死罪蓋臣自幼  
時出入於故文忠公俞棨之門習聞家禮源流是其  
謫居林川時所編矣近又聞故進善鄭澹家有棨所

編家禮集解五冊臣取而見之是實源流初本也棨  
之印章宛然必是當時所謄出者未知改名源流在  
於何時也棨蒙放後移居錦山與 贈參議尹宣舉  
對門而住中本之寫實在此時舊人今無存者宣舉  
參助之多少後生安得以知之其後棨蒙 恩入朝  
則公務鞅掌無暇修潤屬託於門人尹拯使之完役  
前後書俱載棨文集可考而知也所謂中本久在於  
極所宣舉之復助斯役固也然嘗見宣舉與故參判  
李廷夔兩書皆以俞氏爲主是故其撰棨行狀備述  
棨元初編輯之實狀贊歎不已今日之可信者孰過

於此而爲其子孫者乃欲攬作自家物其與先志一何相反也最可訝者拯之答俞相基書曰所謂奉託之語終不能記得彼雖老昏此豈可忘之事乎古語曰死者復起生者不媿如使棨復起拯之心媿乎不媿乎朱子纂綱目小學使門人編輯者甚多至於近思錄則呂祖謙實相其役而至于今稱之曰朱子書餘人不與焉此等事拯豈不知而其言如彼是誠何心拯之祭棨文曰先生子姪視拯拯以父兄事先生恩義之篤於此可見而生前受其屬託死後相背至此臣所謂蘇張之手段者此也拯於四十年父事之

師誣毀斥絕視若讎人而今於棨又復如此此豈天理人情之所可忍乎臣所謂邢七之狼狽者此也嗚呼君臣師生以義合者也然禮經論其生事死葬之禮而與天屬之父于一例而并稱蓋以此生人之大倫而一或偏廢則人不爲人也臣竊念拯之所爲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而人心陷溺不以爲異事一之義幾乎湮滅臣爲是之懼敢於序後之文略有所論辨矣今濬以侵侮儒賢首被罪罰臣以拯之親舊見其不是而絕之已久今此辨斥之語不但侵侮而已則論其辜犯實浮於濬矣臣又聞柳奎爲名者投進一

疏并及臣師墓文事而侵辱臣身不遺餘力臣尤不勝駭怕焉蓋臣師得禍既由於鑄黨之復起而拯之騫騰又在此時臣師未死之前屢以此形於文字之間矣今於墓文之作顧安得不據此而爲說乎雖然聖上旣以奎爲爲先正伸辨而嘉納其言則臣之侵斥儒賢之罪又加一節矣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罪名仍削臣職以嚴公法以安私義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溫 幸時到槐山待罪疏丁酉三月

伏以 聖候諸症積久沉綿進退無常康復此遲舉國含生日夜憂遑乃者竊聞溫泉 行幸期日倅定計今輿衛已發羽旌在途固知 聖上今日之舉自量甚審而 宗社百靈亦必左右扶佑乃瘳之慶庶可指日而見矣然而屢年將攝之餘遽有此行道途勞撓或不無萬一添損之患此所以中外臣民之憂煎倍於前時也臣雖老病濱死委身牀第而一息未

泯猶有知覺則此時偃伏私次有所不敢擬進中路  
揆聽起居扶曳殘軀寸寸作行僅到槐山感傷甚重  
寒熱交作頑痰塞會精神昏瞶若將垂盡僵仆旅舍  
望絕前進當此 鑾輿遠動百僚奔走之日犬馬之  
誠終未獲伸有臣如此生不如死伏乞 亟命有司  
論臣罪罰以肅朝綱焉且竊惟念臣之所叨之職何  
等位秩而久辱草萊一任虛曠 朝家事體寧容若  
是理當竭誠控籲冀幸垂察而 靜攝之中不敢猥  
瀆泯默經年罪戾益深伏望 聖慈特賜矜諒將臣  
職名一併鑄免俾臣得以安意畢命不勝幸甚臣無

任惶懼屏營之至

到溫陽金谷乞并遞贊善祭酒疏

三月二十四日

伏以臣狗馬之疾乍有一分差減之勢扶曳病軀冒  
死登程六日始到溫陽地 行宮密邇五雲在望况  
伏聞 聖體試浴諸症稍減區區抃祝之悰曷容名  
言只以篤老殘喘撼頓行路所患越添未卽入覲  
宸嚴臣罪萬死且臣竊有危懇茲敢冒昧陳暴盖臣  
以恆調凡品百無一能而虛名太過至誤 天聽三  
十年來復辱 恩禮自量才具不啻千不似萬不近  
以故不忍褻浼名章抵死辭避此所以得罪於分義



者至深且大而廉隅亦重實有所不敢顧者矣雖然  
愛君之誠根於秉彝一瞻天顏是臣日夜之所願  
欲幸今天地父母體諒微臣之悃幅許遞職名至  
令布衣入對臣感激洪造不知死所一登文石何  
言可辭第伏聞祭酒兼帶依舊贊善新命又下臣  
之不安之端與前無異無乃有司未克仰認聖意  
循例擬上以致如此耶伏乞聖慈明降指揮悉許  
鑄免俾臣得以安心入覲焉且念臣本世祿末裔有  
非山林高蹈之流而布衣入朝有傷朝廷事體如以  
軍銜得隨百執事之末班獲近清光則臣之至願

得矣猥恃聖眷煩冒至此臣又死罪伏乞裁幸焉

自 行宮陳情徑歸疏 三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日昨登筵獲近清光幸遂平生至願且所  
被恩數曠絕千古以臣糞土賤品何以得此於  
聖明之世也臣於是感激涕泣雖隕首結草未足以  
少塞隆天厚地之恩矣顧臣癯老垂死雖未能陪  
護屬車之後而實欲遲留輦下祇送羽旄於路左  
少伸區區犬馬之誠矣卽者家人走急足來報臣之  
子病危重臣有獨子年今六十頃得寒疾症情非常  
而臣不能自顧私情割慈前進矣今茲所報症勢十

分可疑熱極昏絕死生在卽譖譖夢裏之語猶以父子相訣爲言臣聞來情理焦迫不能自定臣雖愚迷豈不知以賤息之病干瀆宸嚴之爲惶僭而舐犢之私亦有所不忍於心者茲敢冒死哀籲於仁覆之天徑尋歸路欲爲一訣於未死之前復以私悃煩溷於靜攝之中臣罪至此萬殞難贖然臣此行雖非出於逃遁之計情切勢迫迹涉通慢伏乞聖明亟命有司治臣孤恩擅歸之罪不勝幸甚

辭右議政疏

五月

伏以臣病伏垂死之中忽聞近侍遠臨傳宣聖

旨以臣爲議政府右議政斯速乘駟上來者臣承命驚駭若隕淵谷夫宰相之職所以佐王平邦國其責任重且大自古人君必擇一時之賢德以畀之不然則國之危亂立至可不慎哉臣本不才老學究躋蹬科第無所猷爲痼疾纏身坯蟄田間以言其知識則倥倥而無一善以言其才能則陸陸而無寸長枯死窮山乃分之宐不知聖上何取於臣而舉而置之百僚之上哉臣數十年來屢違召命蓋出於蹤迹崎嶇不得已而然非臣之所樂爲也未俗易高目之以難進以致虛譽隆盛上誤主知臣尋常媿慙

無面可顯至於今日冥升實是萬萬夢寐之外此何  
事也臣於向日行宮猥蒙 幄對恩渥之隆曠絕  
千古臣感誦 聖德不知死所其於事所當為糜粉  
猶甘而今此 誤恩決不敢承當者非但於臣身有  
負乘之懼名器之污褻極矣恐有傷於 則哲之明  
也且伏念七十致仕禮防炳然臣以八耄為始仕之  
年議政為初受之職則四方駭笑以為如何朱子曰  
士大夫辭受進退關風俗之盛衰臣雖污下亦何忍  
全不顧名節以傷一世之風教哉臣之不敢承 命  
此其大者若夫篤疾難仕之狀有不暇詳矣明廷之

上必有規正之論臣姑泯默而竢之側聽多日未有  
所聞不得不露章哀籲伏乞 聖慈俯賜體諒亟命  
收還臣所授爵秩以嚴國體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右議政兼陳戒 東宮書八月

伏以草野賤臣老病將死猥蒙 聖上不世之殊遇  
名位之隆至於此極雖粉骨糜身何以報答萬一然  
七十致仕經訓炳然雖已在朝空卽懸車今乃起自  
草萊初入 脩門安得免老鳳蹲池之譏乎况臣以  
八耄危喘精神筋力銷斂無餘百病纏身四肢不收  
奄奄牀簀飾巾待盡卽一未冷之屍相府何等重地

而一任其虛曠乎前後 恩渥如海如山而末由承  
命臣罪萬死伏乞 亟許鑄免改卜賢德以阜國  
事千萬幸甚臣聞 邱下仰承聖旨臨聽國政此誠  
邱下之一初也臣將朝夕入地而神識尚存安得  
無一言之獻乎臣聞堯舜禹相傳其所授受不過精  
一執中而已其言約而所包者廣雖博施濟衆捨此  
何以蓋精者是大學所謂致知之功也一者誠意之  
功也執中者止於至善之效也此實千古聖賢相傳  
之旨訣也以故我 仁廟之託付於 孝考也 宣在  
於斯今 聖批中敬字學字號名雖殊其實一事便  
致業業無少間斷焉

辭左議政兼辨李世德誣先師書 十月

伏以臣前後控籲瀝盡肝血而伏承 批旨每以爲  
例讓 俞音終闕恩數采隆臣於是理窮勢極無所  
措躬只自泯默塊處以俟誅罰之加伏聞 新命又  
下位躋中台草萊之賤巍顯至此此豈臣夢寐之所  
及哉蓋臣顛隗之狀 聖上業已下燭向於 溫宮

賜對之日特許解職至命士服晉接既蒙 體諒如此而復縻以萬萬不敢當之爵此何政理以臣愚迷竊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今以 天地父母之至慈使臣不得其所至此何也臣之宿病自少沉痾今過古人休致之限已近十年危喘懍懍敗症鱗生如日下山勢不保須臾宰相百責所萃以何精神以何才力其能強策乎臣於此任有如焦僥之九鼎立見摧拉勢所必至臣之狼狽姑不暇言而有害於國事不其大乎且臣區區私義竊有所難安者臣得見李世德供辭其所以誣辱臣

師文正公宋時烈罔有紀極指無爲有指白爲黑眞易所謂載鬼一車也何幸 處分明快卽施投畀之典使鬼蜮之姦不得售於太陽之下斯文世道庶可得以永賴第其所以架鑿爲說者不能家道而戶喻則臣以文正門人宜有所一疏辨明而病情方劇不得構綴文字以致遷就卽見大司憲臣李喜朝疏本則其於表表可伸者已盡昭晰 特蒙鑑納臣何敢呶呶以犯煩瀆之誅哉雖然古人以其師之受人非毀不敢赴召今世德之醜辱臣師不但非毀而已且臣名亦在齟齬之中則臣何敢自同平人晏然承

命哉此又臣難進之一端伏乞 邱下俯察至烟亟  
命收還職秩以復公私千萬幸甚

臣於疏成後考見臣師癸丑五月書其時相臣金  
壽興新入政府書問贊襄之謨則臣師答云當以  
某事某事獻替於 上前蓋其時臣師在待罪中  
不敢陳章乃以所欲納忠之意囑于時相其元書  
曰今日從容啓沃使 聖心開悟者其責不在於  
執事耶別紙又曰今日啓迪開悟之責專在於執  
事恐不可以新當重負而有所囁嚅也觀於此可  
見赤心憂愛之忱而世德全沒此數語有若無端

發言者然豈不痛惋乎此事已蒙 徽察至教以  
實襲己未兇黨欲殺先正之計 竊明所照可謂  
無幽不燭矣 處分如是無事於辨明故喜朝之  
疏亦不備陳而臣恐事在久遠 邱下或未詳臣  
師本心之如此故茲敢仰暴伏乞 垂省焉

因洪萬遇疏待罪疏 十二月

伏以臣衰病日甚死期將迫虛帶職名罪積逋慢惕  
息私室恭埃誅罰忽聞洪萬遇疏中罪狀臣身極其  
危迫臣五情飛越不知置身之所也念臣所遭罪名  
極大有非人臣所忍聞者雖甚猥越安得不一鳴於

盖高之聽哉臣所居窮僻最後始伏聞 聖上遽有筵中未安之教而旋下 東宮聽政之命日月之更不待踰時 宗社之休朝野同慶則臣何敢以草莽疎賤之蹤追提既往之事有所論列於 處分已定之後乎且臣從前於 國家大小事未嘗敢有一言者盖身未出而言出有犯古人之戒故也至於今日何敢破戒而况 殿下處分克正卒無可言者乎至於告 廟收議臣之情迹有異於前乃以大臣收議爲名則臣之所叨千萬不似承 命無路日夕惶恐乞免之章猶且以僭瀆爲懼又安敢遽以大臣自

居而有所獻議乎臣之初不敢抗章論說後不敢仰對收議者實由於謹守私義而言者之言不少相諒乃以是爲罪臣之資芥而調護不如是等語持人太急人臣負此罪名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嗚呼臣在 聖世不過爲江湖之一鳧鴈耳其所語默空不關於朝右而只以虛名上欺 寵渥太隆以致鬼嫉人憤業禍將至莫非命也誰怨誰咎伏乞 聖慈俯諒危懇亟命削臣職秩仍治臣罪以安私分以謝人言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竢罪之至

辭左議政兼陳繼講冊子書 戊戌正月

伏以臣於向日人言骨驚神怔忽忽無人世之念雖  
幸天日照燭處分嚴明而人臣負此罪名何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哉自古唯口興戎而今臣守口如瓶  
禍機先動此何人也一脚出門則狼狽必矣 聖渥  
如天而將為辜負之鬼撫躬悲恨涕泣而已臣之所  
帶國之重任一向虛曠歲序已夏莫非臣罪萬殞何  
贖事當續入文字仰請收還而情地如右惶恐不敢  
顧今賤疾無一分差減之勢重以感寒甚重毒泄兼  
作元氣漸綴日就危篤未死之前如未解職則將不  
得瞑目於泉下茲敢不避猥瀆冒昧呼籲伏乞 邱

下俯賜憐察亟許鑄削職名俾得安意就盡不勝幸  
甚且臣頃於宮官之來問進講冊子也嫌於傳名不  
敢仰對矣今因乞免之章附陳芻蕘之說以備 裁  
擇焉臣竊伏念朱子實孔子後一人道之全體大用  
具載大全書是萬世之指南也切近工程莫過於此  
但全集浩汗今於 侍湯之暇恐難卒業臣愚以為  
其中封事奏劄卷數無多而尤切於帝王之學急先  
進講最為良謨若聖學輯要亦是切要之書典謨雅  
訓悉備於此天德王道不外於是次第加工尤為恰  
好伏願 邱下畱神焉



承受藥物後陳謝兼陳繼講冊子書已亥五月  
伏以嚮日賤疾濱危至徹 微聽特遣太醫診察症  
情珍劑異味前後絡繹俾臣得延殘喘以至于今  
至德鴻恩天地莫量蟣虱之賤何以得此於 貳極  
感激涕泣隕結是期而奄奄牀席莫伸趨謝之誠舉  
首九頓徒切兢惶而已卽者宮僚以臣名忝傳職來  
問 書筵繼講之書臣從前不敢以師傅自居安得  
仰對 明問第臣於去年以朱文抄選講畢後繼講  
聖學輯要事及於辭疏今無更申之說矣蓋輯要之  
書出於先正臣李珣一生竭其精力進於 宣廟朝

其思補舜裳之忱可質神明其爲書皆古昔聖賢嘉  
謨至論而學問之切緊工程絲毫不遺其於帝王之  
學無非藥石卷帙無多而綱舉而目張 邱下若專  
精致力於此書毋或虛徐則爲聖爲賢不外於此治  
效可躋於三代實東方萬世之福也且念臣之疾病  
已無可爲之勢而國之重任虛帶已三年自古及今  
寧有如許國體一息未泯無非恨結之日伏乞 亟  
許遞免以幸公私千萬幸甚

辭食物疏 十月

伏以向來所被米豆之頒初出 聖上惠養老臣之

至意臣誠感激萬萬卽當拜受之不暇而只以月廩  
爲名優是常俸身在草莽何敢受大臣之常俸是以  
每於本官之輸致也臣不敢領受矣至於九度之後  
旋伏念是物也雖名月廩其實優老之 典每每還  
送亦涉惶恐且輸來輸去邑弊亦不可不顧故封畱  
別藏以待 朝家處分矣今者本官又以 上命來  
致許多米穀魚物而曰此是周恤窮餓之 惠澤不  
可不受 聖眷至此臣豈敢復辭只當百拜仰領而  
第此國計板蕩之日臣以何功虛耗國穀至於此多  
眞所謂天地間一蠹也伏乞 聖慈俯察臣危懼只

以如干濟其飢窮 特命蠲減以安臣心千萬幸甚  
且臣所帶職名一向虛曠已滿三年事當續入文字  
仰請鑄改而伏聞 聖上新經慘悽 患候彌畱靜  
攝之中瀆擾是懼赧赧不敢矣今又冒死申懇伏乞  
特賜處分以幸公私病篤垂死之中精神迷茫語  
無倫脊尤增主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肅宗大王國恤後以病不得奔哭待罪疏

庚子六月

伏以皇天降割 大行大王遽棄羣臣雖深山窮谷  
莫不奔走號哭如喪考妣况臣賤劣猥蒙 恩遇垂  
四十年老病不死遭此崩天之慟五情割裂穹壤茫

茫伏惟 聖上新羅巨創攀號因極之中踐位行禮  
哀慕愴隕何以堪忍在臣分義情禮空卽趨造 輦  
下少伸摧慕之誠而第臣本以篤老積病之人頃伏  
聞侍藥設廳之報驚惶震灼不顧死生僅僅擔舁行  
到忠州地舊疾新恙一時添欲頭眩氣促暑泄兼作  
委頓旅次作一僵屍朝夕待盡月已再改病勢如有  
一分之減可以寸寸前進於近城之地而顧今症情  
一向危綴無路致身於跬步之間嘗藥之日旣不得  
躬候奉諱之後又未卽趨哭分義虧矣情禮缺矣有  
臣如此生不如死北望 宸極悲恨萬萬茲敢自列

仰瀆於 諒闇之中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治臣罪  
戾以肅 朝綱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國恤練日病未進參待罪疏 辛丑六月

伏以光陰迅駛練期倏過竊伏想 聖孝如新益切  
號擗何可堪居無狀賤臣受 恩渙厚一息未泯空  
卽奔赴於 闕下而年已望九病且危篤奄奄若下  
山之日萬無致身屢百里之勢不得不忍死入官府  
伸哀於 殿位之庭十死一生僅還故棲而若將垂  
盡作一未冷之屍有臣如此生不如死孤 恩負德  
萬殞猶輕伏乞 亟命有司治臣罪戾以肅朝綱不

勝幸甚且臣伏聞朝廷特下異恩刪去常例贈臣父祖以上三代爵號臣驚惶感泣罔知所措臣曾聞推恩之典必待其人出而立朝然後陳乞於吏曹方可施行而臣以千不近萬不似之身徒竊虛名致位崇顯在臣有欺世欺君之罪在朝家有褻辱名器之失臣方辭避不得置身無地何敢生追榮之計哉今此大恩非臣夢寐之所及也蓋臣之父祖俱以人望位不甚顯而高官峻秩忽及於泉下其在子孫之心豈不感幸萬萬而第此恩渥由於不肖之身臣誠以榮為懼溪恐上累新政寢驚夢愕若隕

淵谷也臣恩溪河海未嘗有塵露之報沉病多年亦未遂犬馬之誠而及此未瞑之前又蒙稀濶之盛典命在朝夕此生已矣唯當隕結於他日而已茲敢略布危惘於待罪之章臣無任涕泣惶怖之至

書啓

史官傳宣別

諭後書啓

辛巳七月

臣疾病阽危朝夕待盡忽於千萬夢寐之外近侍降臨傳宣聖諭禮遇之隆重辭旨之懇惻超出常例臣惶懼隕越覓死無路嗚呼此何等絕異之恩數而今乃復施於千不近萬不似之人哉莫非臣之無

狀厚誣一世上欺 君父致誤寵眷一至於此臣之  
罪戾萬殞猶輕蓋臣於十數年間蒙被 聖恩如海  
如山臣雖頑愚豈不知感激圖報而只以前後所叨  
職名實非庸陋如臣所敢承當者臣竊自惟念與其  
辱名器而累 聖朝寧伏違 命之誅少安私心故  
敢效虞人之義粗守溝壑之志不料 誤恩輾轉加  
隆至於今日則又以待賢之禮招之名實大乖舉措  
失宜四方聽聞必益驚怪是則 聖上之所以欲致  
愚臣者適使臣愈不敢進也雖然使臣筋力如可自  
振雖不敢有陳力之望一至 輦下以謝 天眷自

是分義之所當然而狗馬賤疾日益沉篤添以毒痢  
氣息奄奄實無復起之勢矣死非所恨而只恨其辜  
恩負德目不能瞑也瞻望 雲天但切悲泣而已

承恩辨錄辨破之 命後書啓 癸未七月

千萬意慮之外禮官以思辨錄辨破事承 命遠至  
臣誠驚駭悚感因知攸措臣以草莽賤蹤其於 朝  
家事本不空參涉况臣素無學識加以老病昏耗似  
此斯文重事何敢有一分承當之望哉向者校理臣  
李觀命與臣弟臣尚游承受此任有所辨析業已成  
書臣弟嘗謄送草本於臣故臣略為看閱則其所論

辨大抵明白詳悉更無可以大段添刪者矣彼二臣者雖自引嫌不敢呈進而其枉朝家事體似不可舍已成之書而更申別人其在賤臣之道亦不可忘越俎之嫌而架疊為說明命之下不敢冒承不勝惶恐

敘命後史官傳宣別

諭後書啓

丙申七月

臣嚮陳一疏被譴甚重自分未死之前永為負罪之臣千萬夢寐之外特命牽復繼有除拜天書遠降近侍宣召臣實驚惶震越不知何以得此於君父也蓋臣以至愚極陋守分馱畝本不欲參涉於世

事不幸變起師友之間士論波蕩竊以為此事不干朝政則此正朱子所謂屋下合說底話故略於源流之序妄有數行之題此是私家文字雖則開口庶或寡過矣不料其文上徹宸聽以致嚴教屢下時論層生罪名狼藉為世僂人殊非臣一生括囊之意臣不勝悚惕今者日月改照處分昭晰開諭丁寧禮數超常臣聞命感激不覺涕血之交迸也念臣以罪累罔赦之身蒙此千古所無之異渥則進詣天門一謝恩命此是臣分義之所當然而老病將死危喘懍懍末由自力罪戾尤深瞻望雲天益

增隕越

自溫陽陳疏還家

批旨傳諭後書

啓丁酉三月

臣於日昨罷對後猝聞賤息之病十分危劇急於未死之前一與相訣冒昧陳章不辭徑出星夜疾馳僅到于家未了數語遽爾命盡矣臣迫於舐犢之私不顧分義徑情退歸罪犯甚大譴罰是矣不意茲者史官來臨傳宣 聖批十行綸綍辭意勤摯至以先師之事 聖祖期望於臣此何異使焦僥扛九鼎哉其見摧壓顛踣必矣臣本以駑劣謬竊虛名難以 聖上則哲之明猶不能察臣之中實空疎每以萬萬不

相稱之語爲 教王言流布四方駭惑此莫非臣上欺 君父之致臣罪至此萬死猶輕臣之無似若蒙 聖上之下燭必卽許歸臣寧欲更進畢露本狀而臣以偏淺之性不堪目前之慘慟舊症新恙一時并劇方在奄奄垂盡之境以此筋力時月之內萬無起動之勢又使王人虛辱尤不勝惶怖竝罪之至臣精神昏耗語無倫脊數日之間倘有少勝之時謹當以文字仰陳危衷

湖中向學之士薦進事傳

諭後書啓

四月

臣病伏垂死中不意近侍遠臨下

詢湖中向學表

著之士臣聞 命驚駭罔知攸措夫身在草野薦人於朝實涉出位義有所不敢而語註曰若君大夫問焉則對之可也今此 下問出於唐虞問在野之盛心則泯默不言亦有所不敢者誠不知其所處矣蓋近者湖中力學之士蔚然并興其數甚多而似聞道臣薦中已舉其表表者臣何必復煩 聖聽哉第前參奉臣李頤根以講明經學夙負士望而見漏於道臣之薦無乃已登仕籍故耶身在堂上者方能辨堂下人以臣愚迷之見何能精揀以副 下問哉不勝惶悚之至

辭左議政兼辭月廩之 命徽答宣諭後書達

十月

臣病伏牀席萬無承 命之望不得不冒死陳章冀蒙 諒察而猥瀆極矣方切惶懼不意銀臺近密之臣遠臨蓬華傳諭 徽旨辭意隆重自古人臣之得此異數者有幾人哉奉讀以還不覺感涕之霑襟至於月廩雖出 聖上惠養之意然臣之愚意以月廩為號有似逐月頒料是與祿俸名殊而實同身在草野一未應 命而虛耗國穀真所謂天地間一蠹撫躬慚覲終不敢領受尤不勝惶恐竢罪



收議

中宮殿嬪宮展謁 宗廟當否議 丙子九月

臣在野朝銜日月已久前後乞免未蒙 恩許既不得冒禁連章則只自惶恐泯伏而已前者禮官之再度臨問誠是萬萬意外自惟草莽微賤與聞 朝家禮議非但於私分僭越其在公朝事體亦甚苟然與其出位妄論以招四方之譏議無寧循分含默以竢誅罰之加故終不得以仰對矣今者王人銜 命復臨傳宣別 教相守不去臣於是益不勝惶窘悶感罔知攸爲臣仍竊思唯 聖上之察邇好問至此而

古者芻蕘之賤亦皆得以獻言則臣雖愚下何敢固守初見以終孤 盛意哉臣謹按儀禮經傳通解內治篇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又匡衡曰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旁通圖內司服條曰禕衣后從王祭先王時服榆狄從王祭先公時服闕狄從王祭羣小祀時服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籩豆徹註曰薦籩豆徹王后之事戴記禮器篇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註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祭義篇曰君牽牲夫人薦盞

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祭統篇  
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又曰  
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云云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泔水  
云云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臣竊詳經傳所載  
者如此聖人之意蓋可見矣後世此禮之不行久矣  
雖難倅然復古至於中宮殿 嬪宮展謁 宗廟  
之禮其在天理人情恐不可已伏惟 上裁

魯山 慎妃復位議 戊寅十月

螻蟻微臣伏在草莽 朝家大禮復承 詢問臣誠  
惶恐震駭罔知攸措臣竊伏念頃年六臣祠宇之表

章出自 聖衷此誠千古之盛德事也今又以追復

魯山位號事 博詢廷臣講求至善之義 大聖

人所作為可謂出尋常萬萬也蓋靖難之際 魯山

讓德傳位尊為上王初與放廢之君不同末後處置

實非 世祖大王之本意也以此 世祖大王雖不

得已加罪於六臣而至以當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褒之在 仁宗朝廷臣韓澍以 世祖此教陳於

筵中以為 世祖大王恐其泯沒於後世故為此微

言以曉後世子孫也 中廟朝韓山郡守李若冰上

疏請為 魯山立後則 中廟下教曰如此之言至

貴也以此推之則 列聖之微意可見也難以 皇  
朝事言之在 神宗朝國子司業王祖嫡請復 建  
文年號建文於 成祖初非傳禪之主而祖嫡之言  
猶且如此此於今日所論之義似可為傍照之一證  
耶今若遵 世廟崇奉之典追復位號以明當日  
受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而 宗廟禮嚴既  
係 列聖未行之重舉愚昧之見何敢可否於其間  
哉至於 慎妃以 中宗大王潛邸時元妃無罪見  
廢在當時則金淨朴祥等請復之疏實為正當之論  
而然既終於廢斥未行封典則此為 先王之廢妃

也勿論當時處置之當否人心抑鬱之如何其在子  
孫黎民之道以 先王廢妃追配於 太廟恐或有  
違於子思所訓之常禮耶唯此兩事實為國家莫大  
之典禮萬世經常之極致必求合乎天理之正而不  
失人心之所安然後庶幾有光於 祖宗為則於後  
世苟非義精仁熟者實難參酌經變處得其中以臣  
蒙學淺識誠不敢質言於 清問之下矣臣又伏聞  
皇朝甲申後弘光 皇帝嗣位於南京閣老史可  
法當國追尊 建文廟號惠宗此出明季遺聞而野  
史異於國乘臣又未見其書不敢援而為證而既有

所聞并此附奏

啓聖廟當否再議庚辰十一月

疎賤之臣知識迷昧疾病沉篤且於朝家典禮每  
每參涉亦極僭猥故頃者詢問之下不敢仰對矣  
不意王人再臨以申前問臣不勝惶恐之至記昔大  
學多士以啓聖廟事陳章上請也臣以初頭齋任實  
有所與聞矣蓋此事既據皇朝令典且有先王  
成命當時耆舊長德皆無異言而至於臣師先正臣  
宋浚吉宋時烈則或以爲名正理得事體完備或以  
爲增重儒學不可不加意臣習聞其緒論故常謂早

晚舉而行之未爲害理矣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  
有所可否於其間哉

啓聖廟位版所書及祝幣籩豆樂佾等事議辛

巳正月

草萊賤臣與聞朝家大事已極僭猥而卽今疾病  
沉篤精神昏錯莫重典禮何敢妄論然王人銜命  
遠臨不得不略陳蕘言恭竢聖擇臣伏見文烈公  
臣趙憲東還封事中朝啓聖廟位序啓聖公孔氏  
在北顏無繇孔鯉在東曾皙孟氏在西又按孔子通  
記有曰激公宐者娶仇氏女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宐

卒據此則叔梁紇孟孫氏俱有稱號可徵似當以此  
題於位版而第未知激公宐三字皆是名耶抑激公  
是爵而宐是名耶且伏念配位四聖既不書名字則  
於此四位亦以某爵某氏書之尤似得宐至於祝幣  
奠獻籩豆啓聖公與兗國諸公俱是公爵不宐異同  
若樂佾之數則後世公侯之稱皆是列卿之秩似不  
當純用古諸侯之禮也蓋得爲而爲之禮也不得爲  
而不爲亦禮也今此啓聖廟與宣聖廟有所隆殺驟  
看則似若未安而各正其禮義當理得聖人之靈豈  
有所不安者乎臣之愚見如是伏惟 上裁

因領相崔錫鼎啓辭

國恤葬前許行私家大

小祥祭當否議 辛巳九月

今此 下詢禮制係是大段通變之節雖淡於禮學  
之人亦未免聽瑩況如臣孤陋愚昧無所知識者何  
敢妄論於其間哉唯是平日所聞於先師者則不敢  
有隱蓋先師文正公臣宋時烈於前後 國恤之時  
答士大夫家葬祭疑節之問不止一二其答李世龜  
之問曰 國喪未葬前私家祭祀自有先賢正論今  
不容更議而唯是今日則以 內喪之故論議多歧  
然鄙意則 梓宮在殯暮制在身臣民自不敢遽同

於國家且以人情言之初期再期之日略設庶羞以伸情禮而於國葬後擇日行二祥用意宛轉公私無憾何必於疑文難斷之中遽自處於其薄乎蓋古者喪期無數雖加數月何害於義饋奠之又加數月亦是伸情之一端也其答崔奎瑞之問曰國喪未葬前何可行祥祭乎若曰略設則不成祥祭記昔沙溪老先生小祥適值仁穆王后國恤只於是日略設祭需哭而行事國葬後擇日行練事此酌古商今可以通行而無疑矣其答閔鎮長之問曰虞蓋為神靈飄散無依故欲安於神主之祭也故曰虞之

為言安也若是則墓而不虞誠人子之所不忍者而第國恤初喪大小祀不舉而獨行殷祭亦所不安或云當略設以行三虞以存不敢殷祭之義而卒哭則必竣國葬後擇日行之云此似略得其宜而第無明文不敢質言唯卒哭必待國葬後行之者禮有渴葬報虞而卒哭則退行之文此為可據也其答李敏章之問曰國恤中士大夫葬事既無禁令於禮意亦無所害而但葬後則例有殷祭此則正當宗廟山陵停享之時臣子之心亦所難安若因此而葬後廢虞於人子之情亦有所不忍此便是難處者

雖行虞祭而降殺行之如退溪忌祭之說則或似無妨觀於此數說則私家殷祭之不敢行於國恤卒哭前者可知矣蓋臣師早游文元公金長生之門習聞先輩諸賢之言議其所參量古今折衷於天理人情者有非俗儒一時之見所及故臣常講服而無疑矣至於曾子問所論則其句語之間儘有艱晦處註疏所釋未知果得其本旨而亦必有十分明證然後可破其說之非如此等處疑以傳疑可也今此大臣所解以臣愚見未敢信其必然與其強擊疑文曲成義理無寧近從先正定論之爲無弊也臣疾病垂死

精神昏短語無倫序不勝惶悚

文元公文廟從祀當否議

辛巳六月

草莽賤臣病篤濱死神識昏茫人事都絕不意王人銜命遠臨乃以朝家莫重典禮下詢焉臣惶駭震越罔知所措第臣竊伏念文元公臣金長生全體大用之學實承文成公臣李珣之嫡傳而尤於家禮用工極深朱子之所未遑勉齋之所未備者悉皆發揮釐正靡有餘憾大有功於斯文故臣師文正公臣宋時烈曾於辛酉疏中首發從祀之論夫臣師所見足以知德而汙不至阿其所好愚臣今日之義唯當

謹誦師說仰備採擇豈容別有所論列哉伏惟上裁

神宗皇帝立廟當否議甲申二月

日者左議政臣李畬以神宗皇帝廟宇事因上命書問臣謹以愚賤之見略有所對伏想今已轉徹宸聽矣茲事實是天理民彝之所不可已者聖教之下凡在含生之倫莫不感泣聳動唯當將順之不暇孰敢有異議哉伏惟上裁

大報壇樂節議十一月

老病垂死之臣神識昏耗尋常事為都不通知况此

公朝典禮尤所昧昧且臣素不識音樂又此窮鄉無可考書冊今於詢問之下實不知所以仰對也唯以臆見揆之享祀皇上禮重事大如不用八佾之制恐不免為苟簡失禮之歸矣若夫樂器樂節以諸臣所奏論者見之樂器制度雖載於集禮中朝之樂自我國有難倣效制作云若然則誠為難處矣今舉天子之祀典決不可降從諸侯之禮而欲用集禮則其難處又如彼無寧一以簡質為禮舞佾樂章并姑倚閣只行祀儀猶為寡過耶唯在聖上更加熟講而審處伏惟上裁



妾孫爲其祖母代服當否及泰英事議癸巳五月  
臣於病伏垂死之中忽蒙禮官以兩款事承命臨  
問其一卽妾孫爲其祖母代服三年當否也先正臣  
宋時烈常以爲以孫代服以其承祖之統妾子之子  
旣無所承之統則當只服本服矣人有以此禮問者  
莫不以此答之臣習聞其說以爲正當不可易故知  
舊一家間遭此喪者輒引宋時烈之說使之不服三  
年矣今重臣筵奏乃舉臣名以爲在昔通行之法  
以臣之故而變改仍請博議有此詢問之舉臣不  
勝惶恐臣之妄意不過固守師說而今諸大臣獻議

又不免異同則臣何敢自是已見夏有所陳辨哉至  
於泰英事臣跽伏草萊其於朝家法典尤所昧昧  
亦何敢妄有所對然臣竊見判府事臣李畚所獻之  
議則斷以禮法義理嚴正雖使臣有所論列亦豈外  
此而別有他見哉伏惟上裁

君喪服復古禮議癸巳十一月

千萬意外禮官承命遠來所詢者國之大禮也  
臣以草莽賤品無所知識加以疾病瀕死神思昏眊  
今於大禮宜不敢妄論而俯詢藹蕘聖意勤至  
則亦不敢泯默無對謹以平日所嘗聞於先師者略

此猥陳不勝惶恐儀禮斬衰章經曰君子夏傳曰君至尊也記曰方喪三年疏曰方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朱子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其服則布冠布衫加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以至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蓋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喪之之禮無有不同此亘萬世通行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後皎如星日自無可疑而國朝喪君之禮則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真所謂茅纏紙裹不成模樣者也已亥 聖祖大喪時臣師文正公臣宋

浚吉文正公臣宋時烈請依朱子說君臣同服衰服而其時大臣有力攻之者遂不行先師常以為大恨矣今 聖上慨然於仍襲謬制欲復古禮有此博詢之舉 聖學之高明聖志之卓然誠不勝欽仰贊歎也唯願 聖上斷以定之以為萬世遵行之令典實為大幸伏惟 上裁

端懿嬪喪

大殿

春宮視事時服色議

戊戌二月

臣於頃日禮官之來每以大臣收議為名故草莽賤品不敢以大臣自居一未仰對尋常惶恐今此 下詢出於問在野之義則臣雖坯伏田間何敢終默臣

竊念此等小小節目禮無明文只在 聖上參酌定式以爲一王之制 至尊服色非臨喪之時自當如常 東宮視朝之服亦不可全用縞素大抵哭臨時用凶服進見時用吉服燕居著微凶之服視事著微吉之服似爲得宜伏惟 上裁

姜嬪獄伸理議

四月

臣先師文正公臣宋浚吉每於此獄極知至冤若文正公臣宋時烈必欲伸理至於陳請而特以 孝宗大王以事係 先朝不敢容議爲教故嚴不敢更陳矣臣自少稔聞師說而今者 聖上以臣忝在大臣

之列特遣史官而 下問臣身在草野何敢以大臣自居妄論 朝家莫大之是非乎不勝惶恐

端懿嬪喪 大殿暮大功當否議 十月

臣以草莽之賤病篤濱死頃於大臣收議不敢開喙方此踴蹙埃罪不意今者又有 再詢之命廊廟之外遍及在野之臣臣於是乎終始泯默實有惶怖竊略貢愚衷臣竊觀儀禮天子諸侯絕旁暮唯正統有服蓋於子暮於子婦大功是正服也若三世傳重之子服斬衰三年是加服也而於子婦無加服之文故儀禮圖以大功著焉者此也後世因魏徵奏議升

爲期年至今仍襲是私家之禮故與王朝古禮有異  
耶如臣蒙學不敢臆斷唯在 聖上參酌古今而處  
之

肅宗大王練祀時絞帶練布當否議 辛丑五月

臣於禮學甚疎只以臆見思之冠用練布則絞帶用  
練未爲不可腰經用熟葛或熟麻則絞帶乃承經之  
物用練亦何所妨文正公臣宋浚吉臣之師也其庚  
子獻議絞帶旣以練布爲定論旣有師說則臣何敢  
背之而折入時論哉區區之意如此伏惟 上裁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上尤菴先生已未

今年事尚忍言哉每於往牒讀至此等事未嘗不掩  
卷流涕豈料吾生親見於師門哉伊日之煎迫重厲  
已不可言而至今追思心膽欲墜幸賴聖志堅定姦  
黨中潰不能以不測加焉豈天意不欲使斯文終喪  
也耶伏惟先生今日之遭持比伊川百倍其危而其  
所以蒙難正志者不但髭髮之不變而已是在盛德  
大業固似疏節而其於吾道益有光焉高山景行之

思蓋不勝其區區也即日向寒先生氣體若何水土風氣之惡較蓬山亦有淺淺否昨承仁一所示聞有痔漏泄瀉之候不審近有勿藥之喜耶煬慮無涯尚夏杜門空山苟全性命而終歲卧病一味沉淹復起爲人甫數月耳一謁蓬山之計數年而不成渡海之後國有大禁竊恐無益之行徒爲餉禍之歸千里呼號跼蹐而已嗟夫未死之前此恨當不窮已夏初伏裁一書呈附蘇堤以爲轉上之地謂以親疎書簡一例揮卻未免空還方切歎慨仁一書來以爲停啓後猶有可入之路故敢復以尺札略修起居餘外

悠悠姑不能盡也嶺海脩阻千里渺渺此生何日更陪杖屨每吟惠州天上之諭竊有媿於契順也奈何奈何和淚成書不知所裁伏惟下鑑

上尤菴先生 丁卯至月

困得之悉去章句代以新說誠有僭易之失然其下還主朱子說而且其一生尊慕朱子亞於聖人則豈可與悖亂之賊同歸於侮聖之一轍耶然先生之一討一恕之意不可不使後人知之幸畱一轉語略爲論辨如何

上尤菴先生

泮題事誠可駭愕時輩雖諉以無情若其平日果有真切尊尚聖人之心則決無此悖謬之舉以此言之則其事不止爲偶然妄發而已其人雖不足責其所關係不輕而重則臺官之舉劾所不可已而時輩左右遮護尤可痛也到此則其人之罪反輕而救護者之罪却重於其人矣蓋急於護黨而不顧關係之重反以其事爲若無害者然此則幾於輕聖人而重私黨矣以此明其罪而痛斥之無所不可矣然推究其實狀則本出於不學無識之致而已恐似非有意於張尹之勢而祖鑄之攻斥朱子以上儕孔子也今若

直以此論斷則無乃非其實情乎至於論列於章奏則尤不可不十分商量蓋論人罪狀必須深得其情實可使受罪者無辭矣未知如何

竢罪之章在先生不安之心固不可已而但念近年以來章奏之間語涉先生者不啻多矣安可每每陳章而請罪乎今若以憂患世道之意論及泮題事則是亦一義而若以此爲出於斥鑄所激而引以自罪則恐不襯切未知如何

譜語之節節破綻非特此一款而已下教所謂自敗後言之故不得已強爲此說者誠得其情狀矣

九曲圖摹刊事甚盛甚感首韻一絕前日侍坐時竊嘗謦來居常諷詠無以間然矣因此而夏得諸君子續和則其於發揮之道可無餘欠但谷雲兄弟及寒碧外如金台重叔李吏部會可以當否如今領相此時恐似非時夏觀前頭而託之未晚耶城主以為壺谷南台自是詞人求之無不可云而愚意竊欲託之於斯文中人不必如此汎及也未知如何  
城主處下詢亂臣十人註一款又見秦誓蔡註據此則九人以下似亦是劉侍讀說如何

上允菴先生

戊辰八月

某公之事設出於欲自清脫而只此欲脫之心已視時輩不啻超絕幾層况其五條所論無非國家大事而人所難言者則雖古人之至誠納約者或恐無以過此今何可臆斷其然與不然乎似不須與公孫象牀並論之矣先生之為聖朝憂歎宜若是切至一疏披陳恐是道理之盡處矣但既有慈候因此轉劇之教則姑為少寢以盡從容之道未知如何然慶元焚藁實是朱先生之極淡研幾處則區區之所以為先生陳者何可不揆前後一味贊成而已乎伏乞夏入商量

昨年同甫答問近日大播於京裏一邊洶洶不停至  
有上章之計矣昨得城主書謂因玄石力言洶洶者  
得以少定而坡山諸少之意則猶未已云矣悠悠喧  
寂姑置毋論而自我所以應之者不可不十分斟量  
伏望留意

上尤菴先生

嶺紙其所執言者若只此數條而已則自我所以應  
之者豈不沛然有裕乎况渠輩以質疑謂非文純所  
訂正者則所關元不打緊矣然必見彼疏然後可以  
構出對辨文字事到之後謹當與城主商量爲之耳  
此則所爭本不滿一笑無足深慮而唯彼京裏火色  
終若不戢則其於稱停下語之間極有難處之端以  
此耿耿至於夜不敢安枕矣

上尤菴先生 十一月

陽德韶矣不審此時先生氣體若何小生身病兒病  
迭相苦歇種種憂撓言亦支離此際又有水部新  
除不得以病狀乞免殊涉煩猥亦一悶事下詢之  
意伏悉區區淺見竊以爲先生今日之行似不可已  
也蓋誌文之託 聖意眷重而先生之不得奉承專  
以疾病則疾愈造朝一慰一謝似合於道理矣且伏



念向來諸宰之被譴實是存心所關近日憲吏之殞命亦非等閒闕失雖事在既往日月已更而未來之戒亦不宐放過 賜對之際從容陳白萬一 聖意傾聽則實為 宗社無疆之幸不幸而終未蒙開納於義亦無所歎未知先生以為如何也但從前一番西上輒有一番唇舌下教所謂年少云云似出於此耶然此猶是利害之論亦何可盡恤也仰感盛教安有所對不勝惶悚

上尤菴先生 己巳

下送文字謹依下教正書一通以上且以數籤付諸

紙顛以備財酌矣竊意此疏一出則中外之疑惑固將渙然冰釋而雖使一種怨對之輩見之亦何以開一喙哉淡幸淡幸似聞同甫施罰之論行於泮中果爾則彼輩謀計必不但己先生之入此文字何可虛徐但嶺人疏辨之議誠有之矣然與京中合勢云未知有真的所聞耶倘或風傳不實則遣語之際似宜斟酌未知如何

箕雅所載者是不生枝之詩耶此詩所刺者當日和事則牛翁之受刺固在不言之中而然未有專指牛翁之明證則今直曰刺某之作未知如何且念今日

既未得極論和事本末以斷是非則只以遜語明其未嘗誣毀之實狀而已此等他人譏刺之作宜在可諱亦望夏爲財商而去取之如何

答畏齋李相國端夏

伯氏丈平生志節事實本末閣下既審視而謹書矣老先生亦許以徵信矣如愚後生未嘗瞻望光塵則其何以強揣懸想而妄有所云云哉然有一說焉古之君子於殺身成仁之際未聞有心病而辦得者今以伯氏事謂之殺身成仁則不可歸之於心病若歸之於心病則又不可謂之殺身成仁區區於此竊嘗

未曉矣蓋嘗反復而思之寧溘死而不改先君子之操者是受病之源無是心則是病無自而生焉無是病則終亦必不至於捐生由是言之其捨命一節愚未知果與古所謂殺身成仁者何如而然其平生心事本出於仁孝閣下之所以必欲闡發幽潛表見於來世者無乃不以其迹而以其心耶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愚何敢強以不知爲知以犯聖門之戒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不可爲典要蓋聖人之意只欲使人觀變玩占隨時制宜而不但憑滯於一卦一爻而已也竊想大過九二是先大監問焉

受命之爻當時所以占事知來者適足爲一時之用而至於大象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亦因是占而推之以爲一生行身之符是於觀象玩辭之道亦其一義也然其時義屢遷則或出或處之際亦未嘗偏於肥遯而已此所謂不可爲典要者矣大抵此卦只是先大監所筮則當爲先大監所使而已若因此而又推之至於子弟各分諸爻以上六滅頂擬於伯氏以九三九五擬於閻下則易中無此例未知如何况上六爻辭程傳以小人狂躁自禍釋之本義以君子殺身成仁解之二義如黑白之不同而今閻下合傳

義而一之擬之於伯氏愚於此亦所聽瑩凡此精義至理非新學管見所可取次談破賴天之靈知識少進他日更有所商量稟復未晚耶

答朴玄石世采

歲暮寒重不審道體起居何如瞻仰無已尚夏積年沉疾杜門淡伏精爽消盡軀殼徒存而意外除命存壘至此惶隕媿慙一倍危感似伏聞今番所被誤恩實由於閻下之筮請云然否夫以不佞之鹵莽淺陋自知其不及恆人久矣况以衰謝癯廢之極而乃敢有陳力就列之望哉未親德儀已過一紀閻

下必未燭年來無狀之此甚而致誤 前席之一言  
咄歎何極向來粟集改處伏蒙遠示溪荷不鄙之盛  
意略以籤字附陳愚見不知有一二可取者否其時  
宜有以一書仰布區區而閉蟄之賤不敢先冒於台  
鼎之尊越超未果恆切歉悵茲者伏承新曆之惠益  
感舊誼悚仄無已謹以尺紙略此陳謝仍修記府之  
問千萬只祝爲國爲道倍加保重

答李美叔秀彥

聞院事不設位版行舍菜之禮於影堂處有之如龍  
仁圃隱祠是也然則今茲所示似有據矣但朱子曰

古禮廟無二主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蓋慮其  
精神分散不能萃聚於一處故也今於新院旣立祠  
宇又立影堂兩所俱行祭奠則無乃有二主之嫌耶  
嘗見江陵丘山書院奉先聖真像只行焚香四拜之  
禮而未有俎豆之儀順興白雲洞則以先聖真簇藏  
於櫃中置諸講堂壁中有瞻謁者則掛於堂中而焚  
香拜之而已此皆退翁所定也二者擇而行之則可  
免二主之嫌耶淺陋之見不敢臆斷從容博詢而折  
衷惟在台兄未知如何抑又有一事華陽小祠遺教  
懇摯今雖掣於時勢不敢輒舉早晚此設宜不可已

若爾則欲於小祠傍又立先生一小祠以應武侯祠  
屋長隣近之故事矣小祠祭儀依晦翁滄洲所定用  
紙版祭之禮訖而燒除此亦遺教也如此則先生之  
祠亦不當獨為立主今此真簇姑安萬景院宇徐待  
此祠之立而移奉焉則事體似便穩亦未知如何

與李仲庚

世白○丁丑

林將軍慶業至今未蒙 恤典誠朝家之一欠事忠  
義之士未嘗不齎嗟今伏聞因其子孫之上言 特  
下備忘收議贈職云果爾則 聖上昭誣獎義之盛  
意可謂出尋常萬萬雖使跛躄者聞之亦足以起立

矣其贈職一款台兄之所向管念將軍生時資品自  
不卑今茲擬加似不可草草欲望另加商量無使聽  
者落莫如何尤齋先生濟州時特為作傳表獎備至  
蓋出於衰世之感也其子孫以弟曾與聞此事每來  
相訪以至款熟矣今作此書俾渠轉納仍候近日台  
履多少不備○聞林將軍兄弟五人並登科其父贈  
職自當如典上言中並及此事云亦可照例施行耶

答李仲庚 己卯

書中所詢之事非弟之所敢聞而亦何敢不對大抵  
立乎人之本朝道不行則去此不易之義而然念台

兄今日進退實關時運盛衰如有一半分隨分隨力  
可以報效之勢則何可容易求退以孤上下之望哉  
唯在台兄研幾善斷也若夫小人之撼撓此自是渠  
輩之伎倆吾心克公吾事克正則雖有百千蚍蜉何  
足以動吾一髮哉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與李仲庚

庚辰

綠野文字日昨染呈下覽否洛下善筆非不多而遠  
徵之此勤者誠以不忘布衣之舊也仰感盛意不敢  
不副而拙劣不堪清賞可歎且念朝野方倚重於閣  
下實有挽回之望而乃反注想於雲壑何也坡翁言

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  
也台意若只如此而已則蒼生之福也如何餘何能  
盡只祈爲國加護○似聞仲淳再經劇疾仍以痰火  
極盛顯有水土之症瘦削益甚若經夏於海上決無  
生還之望極可憐也仰想必爲之矜念故白之

答李仲庚

曩承下狀領悉諭意弟衰病日增畏寒淡藏此際舍  
季來相守聊以怡愉耳範令之亾矣但私痛而已時  
事多艱使渠齎志入地益令人慨涕也治台所佩荷  
如彼雖欲終守東岡得乎早晚于于拭目而看也舍

季邊謹以教意布之渠書詳復不墨牀也災異荐至  
漆室亦不勝憂虞伏想執事何以圖濟耶不敢忘也  
變還草謝萬萬何能盡

答李仲庚 壬午

北洞佻僂非不頻數而不敢以草萊姓名煩浼台座  
以致久曠起居尋常瞻仰而已茲伏承初八賜書感  
慰不可量憂虞滿目誠如台諭以故中外之注望於  
執事者益重而至切以此時思欲退閒未知於盡瘁  
之義如何也仰念不暫忘淳令契許似不泛士林喜  
聞未知有何資益也多少遠紙難盡只祝為世道千

萬珍護

答李治甫 會○丙寅四月

以公則使朝廷舉措貽笑中外以私則使平生故人  
狼狽至此可謂一舉而兩失矣今拜惠書乃有相慮  
之語其所以為慮者何其疎也推人於淡穽而謂我  
慮爾曷如其初不推而無慮也此間慚惶窘迫之狀  
不待言知三昨祇 命纔付辭疏於縣道而相去稍  
遠無由奉教悵望而已密邇專城宿願諧矣第以嫌  
礙不免前卻仰念仰念愚意不諱嫌名禮有明文則  
二字與單字未見其不同也考之書冊未得二名定

例只此數條錄去孤陋可歎

范曄秦之子也曄為太子詹事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唐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辭不受議者以中書曹司名與曾父名音同字別禮無嫌乃就職

中忠華音同

答李治甫

甲戌十月

頃行病未振乖却一晤之機悵恨何言孫兒歸承拜惠札仰領多少諭意披豁無已雨後寒凜不審侍候更如何文儒已以廿日上章下該曹回 啓亦請許蒙 允矣禮疑問答事謹聞命矣無問目者當取問

者之意自作而補之外此似無他矣錦事略載他紙勿煩是望

癸丑 寧陵葬禮後先生自驪江向華陽李令與之偕行畱山中數十日蓋為沙溪遺稿校整事也一日先生言于李令曰兄家子姪以田土買取事頗有人言兄或未聞耶無論虛實須加檢過李令作色頗有愠語故先生止之自此其家少輩每發怨憾之言甲寅禍作之初權惟告於先生曰聞某文生怯太甚嘗曰禮論皆尤菴之誤也我則無所干與又曰我一開口則尤菴當不免死云先生曰此必傳聞之錯也必



不然矣惟曰金宙一親聞於某丈而傳於尹義濟義  
濟言及於小生矣其後李令力爲自明則惟曰此果  
生之浪說矣先生對惟詰之則曰長者之窘迫甚矣  
小子寧自當虛言之罪以慰長者云云遂大笑而去  
顯宗初喪奔哭後先生退居萬義李令在宮村以  
禮說一通來示曰洛下諸人來見者必問禮論首末  
每人而答之不勝疲勞作此以示之未知如何其文  
中一段曰湯武自諸侯爲天子天子之後不可喚以  
諸侯而况 孝廟雖是 仁廟之庶子承大統之後  
則不可謂庶子本文不記大意如此蓋李令曾無此等說話而

此行所勅之說也先生答書曰吾輩只當靜默竢罪  
而已如此立說無乃多事乎其文誤書處手改數字  
而還之

都郭疏起後禍邑漸熾則李令門人李姓者上疏伸  
辨曰大喪之初兩儒臣與大臣議定服制臣師則無  
所與焉臣師自鄉上來則七日之成服已過暮年之  
服制已定云云

比到鐵瓮監司閔宗道及時輩之奉使西路者問訊  
相續其子弟在京亦有干謁時宰之謗由是洛中士  
友不無非笑之言李令聞之大恚移書於蓬山園中

曰兄之門下諸人謗我如此何不禁之云則先生答曰當付一笑自此彼直以怒氣相加抵書於所親如阿峴李台昆李李擇之尼尹諸處極其憤詈其與李相國書曰尤徒並與仁祖之統而絕之疏家言必三世嫡嫡相承然後乃可服長子三年宋子慎嘗言元宗非宣廟之嫡子此亦為大王大妃不當服三年之證云李令之先生曰此則南人之所不言而不料出於泰之之口也其後李令曰吾書無此語而宋長城做出云則先生聞之曰仲羽袖此書而示我不啻分明而今乃以為吾弟之做出此尤不避之甚也

金智復元李舜岳氏之壻也一日往其外舅家李夏

鎮適至復元避八房中夏鎮曰西人中李某最優矣主人曰何謂也鎮曰子見李之新作禮說乎曰未也鎮曰吾亦見之子豈有未見之理其說儘好改過可尚吾輩近將建白於筵中擢用李某為計未幾復元進蓬山俱陳伊日所親聞之言矣其後判義禁吳始壽白上曰李惟泰所見異於當初追悔其所獻議者大乖於禮經而以三年之制為是以此嘗言于宋某則某不徒不悟又從而怒之及其被罪也以長書遺某某作書詆毀其書中文字傳播搢紳更加詳問則貽書絕交之事果有之如此改過之人快賜放

釋以開自新之路好矣閔熙睦來善閔黯李夏鎮閔宗道吳始復睦林儒金禹錫等交口贊助上特許放還於是論者皆爲李令羞之先生聞之嗟惜曰此豈泰之之所自謀必是其子弟用意之誤也庚申夏化後先生久未蒙宥李令上疏曰嫡統在孝廟云云非但臣有此說宋某亦然上命先生中途付處先生欲疏陳倖免之不安仍住謫所則金吾郎不許渡海時吟一絕以見志先生歸自海上李令亦歸錦山本家未得會面先生猶未忘舊諠欲一會見說破前事爲之進向珍錦境

上而約會畱待屢日李令竟不至先生遂歸其後李令頗責其子孫之沮其行云

李令沒後先生作祭文使宗人替奠于喪次則喪人輩不爲出見宗人奠于墓前而還

先生於此事不欲明言門人子弟或有奉問者而未嘗詳細開布故知其始末者絕少

心經釋疑曾因嶺疏燒其板子與印本矣兄之八洛必八講筵未可建請還刊耶如以爲可則前後曲折後當錄呈嶺疏亦謄在此間矣

答李治甫 丙子三月

兄之所處不比小官而朝廷之所以待之者不啻出常則進退之節不宜苟然竊見今日時勢似無一分可爲之勢雅志之必欲斂退誠出於不得已而事不如意將又有一番西行今日之進若只爲旬望計則無甚難處不然而去畱不得自由或不免淹過時月於城裏則其將何以處之耶以君子之常道言之則一日在朝當盡一日之責見今羣枉得意邪說復肆大綱黜昧斯文阨困至於原人之疏出則不覺慄然而寒心在兄之道惟當極言竭論以冀有補於世道之萬一倘或朝廷棄而不取以此名言奉身長往則

在我職分可以無媿而廟堂諸公知其不可使苟同則亦必不如前日之拘束如此然後乃於進退有餘裕矣至於或進或退低回冗散惟以目前穩便之道爲計則非但有歉於十分道理前頭難處之勢寧有止泊之期哉胡康侯之言曰出處進退不可謀於人以兄明達之識必有所精研之義而旣蒙不鄙而屢詢茲敢略貢愚見未知果合於事理否惟在盛諒

答李治甫 丙子四月

盛疏伯兄歸路始得奉閱而行色卒卒未能審看然其首尾大意儘是剴切欽歎欽歎但其中道峯事所

論論其當不當未必盡同云者未知旨意之如何也  
蓋當初諸生不量時世率爾輕舉誠若可咎矣然其  
言既正其事已過到今邪正角立是非紛爭之際秉  
世道之權衡者扶抑之唯恐不力當初責備之意似  
不可提起未知如何

答李治甫 甲申

今日十五日 筵中自 上以 神宗皇帝立廟  
事特詢于諸臣而 聖教縷縷出於至誠惻怛承  
教諸臣孰不感動因大臣言有以 上教私問於  
在外大臣儒臣之 命故今注書錄出伊日說話

以其一通送呈覽之可悉也昨者泮儒陳疏 答  
批有感淚霑衣是余至願等教蓋 上心則必欲  
成之也茲事實關天地經緯孰有異議而既為古  
今所無之變禮若細商量實多難處之事第之本  
意則欲勸 上立志圖治先為尊周之實而徐議  
其文當日倉卒未能畢陳欲更待入侍申前說頗  
聞峻激之論謂第持難交口詆罵而意見則終如  
此朱先生在南渡不欲先正廟制不揆庸下竊附  
此義而所媿非其人也然 聖上一念至此實是  
有為之會若因此奮發樹立 聖志則風雲自從

之豈可謂一世都無人也區區所望專在於此而不敢幾不敢幾蓋立廟事難處者有三不先自強而爲此舉彼若致詰而使毀之則當以存亡決之到此地頭其將奈何此一也至尊之地主嚴外藩下國承祀天子已有僭猥之懼而一邊迎虜使一邊建皇廟饗皇靈可謂致其嚴敬乎若禮意有未安則寧不如不敢爲之爲愈此二也若立天子廟於國中則體貌當加尊於宗廟如孟朔上旬之享一時并行亦恐未安當何以爲之侑舞則雖曰只當添數而樂章何所可遵也此等節目

實難容易講定若享之而不備禮則恐反不如無享此三也幸台一一思量回教以爲仰復之地如何華陽洞事弟所陳者得無失誤否曾聞就舊堂一時薦享於先生遺像故所陳云然而未能明記其間行祀之節欲更相知耳抑有一說若就華陽殿屋恢而大之以奉神宗位版則視建廟於國中難處之勢差減而弟意則士民建屋旣并祀兩皇帝而朝家祀典并享則尤難廢一則未安此又難矣宣孝兩廟配享則尤有不敢此則朝議所同也筵說覽後還送其中弟所陳者如有

誤則望一一見教兄所答則別錄一紙以送如何  
平日先生不以此上請者恐也有商量兄曾有所  
聞否論者謂莫重之舉以私書往復爲未安宜別  
遣史官而適因登對遷就未卽稟請先此送伴耳  
伏讀今月初十日 筵中說話有以見 聖志卓然  
度越百王東韓數千里庶可免夷狄禽獸之域雖喑  
聾跛躄之人豈不增百倍之氣哉誠以此時克纘  
孝廟之志事則廟宇一事建之可也不建亦可也但  
其所謂志事者有難容易辦得倘或事不從心而併  
與立 廟而擔閣則我 聖上卓然之志將何以著

明於天下後世哉茲事所係至重且大得此機會而  
不能贊成則羣下之罪有不可贖愚意則以爲不可  
不將順其美也台教所謂難處者有三其一則虜人  
致詰之慮也夫我國之受 神皇罔極之恩天下之  
所共知也到今 皇京破亾已久香火無託略舉報  
祀之典以寓不忘之誠此出於天理人彝之所不可  
己者則彼亦人也何害於渠而必欲爲之呵禁哉且  
曾聞渠嘗謂 大明亾於流賊渠之入燕爲 大明  
報仇至上謚號於 先帝而致隆云其言果如彼則  
設有致詰之端豈患無可答之語乎其二則下國承

祀 天子有僭猥之懼也夫杞宋亦諸侯之國而承祀夏殷先王孔子之言未嘗有僭猥之譏此於今日亦足以爲證耶若謂祀宋夏殷之後承祀事體與此自別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君臣父子其義一也今既無子孫之嗣則以舊臣祀舊君亦何所不可哉至於一邊迎虜一邊建廟云云來示似然而朱夫子之言曰金珠皮幣往來之中卧薪嘗膽之志實寓於其中此豈非遭變事而得其正者乎若以復雪未成之前不可并行為言則是尊周之義終無可伸之曰其可乎哉其三則體貌之加尊於宗廟也此則

只在朝家之變通 神皇之享若舉於上旬則宗廟之禮退於中旬亦是爲尊屈之義也若佾舞之添數樂章之新撰此在司稟裁而舉行亦何難處之有哉華陽新廟已於今月上丁始舉享禮章甫之來參者百卅餘人矣舊日書室在新廟百餘步地大祭罷後別以一邊一豆薦酌先師此蓋據杜工部詩祠屋隣近一體祭祀之義台監所達似無大段差爽之端矣山中殿屋之恢而大之亦或爲一事而來教所云廢一未安者誠然誠然若以京城爲不便則愚意以爲江華地僻而又是舊都之一也若於



此建廟則既無與宗廟礙逼之勢而又非京城則依濬源慶基殿例侑舞樂章雖不用無妨矣立廟之議既決則處所節目似無難處者如何如何先師海中書謄呈以此見之只以其時時議如此故不欲爲無益之言也非別有所商量而然也若使其時事勢如今日則當建請之不暇而必有別樣義意矣愚之平日以建請爲持難者亦不過如先師之意到今聖教如此事體異前其何敢計較利害有所持疑哉宣孝兩廟配享一款果難輕議設使當配徐埃他日追後舉行亦何妨也

答李治甫 癸巳

妾雖賤在其子則古禮既許服三年矣其子死而無主其喪者則其孫代之實是人情之所不可已而先正諸公之論有不同考諸問解續只云宋某之見不然而不詳其立說如何台兄於平日宜有所講質禮疑問答中亦似有之幸一一詳錄所聞所見回教之如何妾固無可傳之重而在其子其孫則其喪與祭不可謂不重也在臆見則如此矣筵說謄呈可知其詳也

今三月十六日晝講入侍時知事閔鎮厚所啓卽

今法筵方講禮記臣請以干係禮法者仰陳所懷人家妾子先其母而死則其母之死長孫代服三年者在昔通行之法也先正臣金長生金集臣之外祖宋浚吉所論皆然矣先正臣宋時烈嘗謂此非承重不當服三年大司憲權尚夏遵其師教亦以謂不當服故今則多有不服三年者而其中或以爲非承重不當服之說固嚴而通行已久之法何可猝變亦有以禮疑從厚之義仍服三年者三年之喪在喪禮最重而各以其心或服或否事甚未安任其在下者之所爲後弊亦不可不慮若

令禮官議大臣稟定以成一代定制則恐好矣  
上曰令禮官議大臣稟定可也

所謂承重者承祖之重也寧有不承祖重而只承妾祖母之重之理乎愚意則以尤菴先生所論爲不可易故年前庶從弟之遭此禮依先師說而不服承重之制矣然禮意難知諸先生前後說又不同何敢輕易取舍哉

答李治甫

論孟雖有朱子所撰或問而或問中所稱某氏說某氏說云者見者未知其爲何說後得精義於燕市歷

歷可考先生濟州時遂採掇編入於或問各條之下  
以便考據名之曰問義通攷此二書達于 筵席使  
卽刊行未知如何商量爲之

萬東祠田民劃給事甲申年因領台陳請卽蒙 允  
許矣爲靜能台防塞還寢其 命前頭祭享守護等  
事誠可慮也領台入侍時倘復開陳則必不 持難  
此意從容稟議于領台如何田民劃給若未易華陽  
近處一面除煙戶雜役以爲守護之地亦一事也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